

往事追忆

# 亲如兄弟战友情



1981年项城籍战友合影。(战友姓名:左至右,前排:张洪科、王三喜、王学成;中排:周相民、刘国运、郑学同、王永康;后排:谷灵堂、李云志、王志修)

亲爱的战友,您是否还珍藏着这张31年前我们“一颗红星头上戴,革命红旗挂两边”的珍贵合影?您是否还能从这张合影上读到定格着我们当年军旅生涯里亲如兄弟、情同手足的战友情谊?

战友情是人世间最为珍贵的。所以,每当看到这张合影,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哼起“战友,战友,亲如兄弟……”的《战友之歌》;就会回到军号悠扬、步伐铿锵的绿色军营;就会想起合影里战友们熟悉的身影、亲切的脸庞和那一件件见证我们兄弟

情缘的往事。

看,在我的书橱里,摆放着当年战友们外出测量时从天南地北给我带回的小礼品:这是1974年李志云从西沙、南沙带回的海螺和珊瑚;那是1975年郑学同从西藏带回的野牦牛尾巴工艺品;这是1981年谷灵堂从新疆为我儿子买的维吾尔族巴郎帽……“千里送鹅毛,礼轻情义重”,这些看来微不足道的礼品,却饱含着心心相通、割舍不断的战友情怀,展示着战友们相互关爱的亲密关系。也正是这种纯真的友谊把

大家的心牢牢凝聚在一起,写下了段段叫人难忘的真情故事——

种金成,还记得吗?1982年冬,张洪科外出开会。在一个滴水成冰、积雪过膝的夜里,张洪科儿子“三儿”得了急病。当听到与我们一墙之隔的张洪科的爱人急促的哭喊声时,你我顾不得穿袜子,披上衣服,光着脚跑到他家,抱起“三儿”急忙送到部队卫生队,守着他直到病情好转才离开。

王学成、张洪科,恁俩还记得吗?1976年7月28日夜,唐山大地

震,我们军营也出现了营房倒塌、战友伤亡的场面。当时种金成的父亲恰巧在部队探亲。当地震发生后,跑出房屋惊魂未定的我们,首先想到战友亲人的安危,大家不约而同跑到老人住处寻找、看望。真是患难见真情啊!当看到老人平安无事时,我们揪着的心才平复下来。受到惊吓的老人看到我们,顿时得到很大安慰,紧紧拉着我们的手说:“有你们这些亲如一奶同胞的兄弟在,我什么都不怕!”

我清楚地记得,1982年春节,我回家接家属时,期间是战友们帮我收拾好住房,搭好床铺,买好锅、碗、瓢、盆和米、面,还提前烧好热炕,当我一家到达部队后,当即就住进了温暖、舒适的家。

尤其令我难忘的是,1980年秋,我父亲病重,急需一种“安茶碱”的药。当时我正在西藏,家里一时联系不上。于是,家人试着往部队写了一封“刘国运项城战友收”的求助信。不料,很快家中就收到了寄的药品。遗憾的是,这药是谁寄的,至今我还不得而知。事后当我询问当时在营房的几位战友时,他们都安慰我说:“都是亲兄弟,这点小事何必论真?无论是谁,都是应该的。”听,不是亲兄弟能说出这样铁的话吗!类似这样的事,在我们战友间,真是灿若星河,枚不胜收。

岁月如歌,时光如水,47年过去了。当年一同迈入军营的风华少年,如今都两鬓飞霜、天各一方。任沧桑变迁、时空转换,但,时空和经纬是阻隔不断、分割不开我们结下的战友情的。战友们,人生短暂,情谊无价。在以后有限的时光里,我真诚祝福我们的友谊不老,也真诚祝福战友们与时俱进、老有所为、健康长寿、阖家幸福!

(刘国运)

给老年人  
打电话  
有讲究

不久前,听说了一件给老人打电话的事,令我很感动。

几个老友周末相聚吃饭,快天黑的时候,其中一人说要往家里打个电话跟家人说一声,免得他们担心。他拿起电话先拨给他爱人,简单说两句就结束了。接着,又拨了一个号码,看样子是拨通了,但他马上又挂断了,过了一两分钟,他再次重拨并通话,听口气是和自己的妈妈在通话。大家奇怪地问他:“为什么拨通两次才和妈妈对话?”他笑着说:“妈妈年纪大了,听见电话响会着急接电话,走得太快容易摔倒。先响铃之后再挂断,她就不会那么慌张,等她走过来之后再拨通,她接电话比较从容了,时间长了就养成了拨两遍的习惯。”闻此言,一桌人都陷入了短暂的沉默中。

一般老人听到电话响时,难免会急急忙忙地往电话机前紧走几步,甚至会小跑,有些老人因此而摔伤。曾经有一位70多岁的老人,因急着接电话,被电暖器绊倒,将胳膊摔成了骨折。还有位老人晚上接电话时因起床过猛,导致发生心肌梗塞。所以,给老人打电话还真应该有点儿讲究。夜里尽量不要给老年人打电话,白天打电话也要选合适的时间,比如老人一般都有午睡的习惯,中午前后就别轻易给老人打电话。

有的老人在做饭时接电话,对方不知道他正在炒菜,唠起来没完,等老人接完电话回来,厨房里全是烟,差点发生火灾。所以在给老人打通电话时,最好先问一句,是不是在做饭,有没有开着火。老人家里的电话一定要接打方便,最好用子母机。这样,老人做饭的时候,就可以把移动话机放在厨房里,避免发生意外。

(雅丽)

涉老部门  
也得关怀  
“年轻老人”

如今,高龄老人成社会关注对象。刚跨进60岁的“年轻老人”,腰板还挺拔,说话中气十足,走路不比年轻人慢,其实也同样需要呵护。

就身体而言,年过60,眼花了,血压高了,各种老年病也随之来了,而他们刚度过作为社会和家庭中坚的中年期,一些人还没养成健身习惯,面对突如其来的老病,往往不知所措。

就心理而言,他们刚刚离开工作岗位,忙碌惯了,一下子静下来,往往有迷失方向感。平时没兴趣爱好的人,更成重灾区,陷入孤独焦虑,不知下一步该怎么走。

我接触过的一些老年人,退休前在工作中都是挑大梁的角色,但年过60后没能适应退休生活,闷闷不乐,百病丛生,甚至刚退休没几个月就早早走了,也有人还在晕头晕脑地挣扎着。

为此,有关涉老部门应把这些刚退下的“年轻老人”作为重点对象,比如举办退休第一课讲座,或介绍健身与养生知识,或吸纳他们加入老年大学以及志愿者队伍,帮他们克服退休后的焦虑,顺顺当当地走好晚年第一程。

(文玉)

## 为老人送上精神“补品”



笔者小区里有位老大妈,逢熟人便拉住不放,絮絮叨叨地说个不停,有时还要到邻居家闲聊,一坐就是大半天。不知情的人都以为她是孤单一人,其实,这位大妈有4个儿子,孙子孙女也有好几个,按说并不孤独。表面上看,儿子、媳妇也是挺孝顺的,今天送补品,明天买衣服,可常常是东西放下就走人,很少能坐下来陪老人聊一会儿。时间久了,老人便患上了“精神饥渴症”,到处找人说话。

黄老先生今年70开外,身体还算硬朗,每月退休金近3000元,子女们经常给老人捎钱买东西,还为老人雇了保姆,老人吃穿不愁、生活安逸,但老人却经常闷闷不乐。他告诉笔者,除了逢年过节时能和儿女们一起吃顿饭外,平时几乎见不到他们的面,也难得听到他们的声音。

这也许是当今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。许多年轻人片面地认为,孝敬老人就是给钱给物,每月给老人送点东西,算是完成任务。一位老人说:“我平时像个孤寡老人,只有逢年过节,儿子才会上门慰问一下。”诚然,多数老年人是通情达理的,他们知道在现代快节奏的生活中,儿女们都很忙,平时住在一起的也很少聊天,分开住的就更无

暇顾及了。但从内心而言,他们仍然渴望能经常和孩子们说说话、唠唠家常。

俗话说,金钱易得,亲情难求。从某种意义上讲,如今许多老人对精神的渴求已大大超过了对物质的追求。他们宁可不要孩子买这买那,只希望孩子能经常抽空去看看他们,更多地为老人提供宽松和谐的家庭氛围,多关心老人想什么、需要什么。有时候,老人自己不好说出自己的需

(杨茹)

老年健康